

都市情缘小说系列

焦点



影片《焦点》还没有拍摄完毕，在片中饰演主角的女演员自己成了众人议论纷纷的焦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女演员的身世？因为女演员的母亲？怎么这一切与影片的内容是那么的相似。

台湾
郭良蕙
著

JIAO DIAN * JI

DIAN

华

文

出

版

社

都市情缘小说系列

(台湾) 郭良蕙 / 著

焦

点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焦点/郭良蕙著. -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1999. 1
(都市情缘小说系列)

ISBN 7-5075-0783-1

I. 焦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8848 号
(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:01-98-0395)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电话: (010) 63096781 (010) 66063891

新华书店经销

科普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125 印张 145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价: 12.00 元



作家剪影

《都市情缘小说系列》，系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的小说精品集。郭良蕙自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《银梦》以来，到目前已经出版了几十部小说和散文作品，在读者中具有极大影响。曾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作家。她的小说不但艺术风格独特，情节曲折感人，而且人物心理刻画细致入微，并富有浓郁的抒情色彩。笔触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。读来韵味绵长，令人陶醉。



1

灯光把这间华丽的卧房照得像蒸笼，只差冒出白腾腾的热气。床柜上的玫瑰花是昨天换的，已经有些垂萎了，应该再换一次，不过这不是我的事，我只顾到自己就好了。油彩把脸上的毛孔堵得死死的，没有什么汗，我轻轻用手帕往脸上沾了沾，沾去小汗星，而且留意着别弄坏了化装，摄影棚里没有温度计，我总觉得可能超过一百度。场务刚拍过板，我站在卧房门口等待导演喊 Camera，便走到床旁边去拉裴蕾的毛毯。我不知道裴蕾怎么忍耐的，我的背上像有几条小溪，汗水不断汇合在一起流下去，按照剧情我还需要穿着毛衣。

我默默背着台词，只有两句话，也要注意，否则将来配音时有问题。裴蕾的国语不行，配音时必须另外请人代替，但她是主角，连导演都对她说比对待别人客气。裴蕾不是一时窜红的，我也得慢慢熬。

摄影机由中景转近景，我的台词是“姐姐，醒醒，有人来找你。”然后镜头特写裴蕾的乱发和轻纱睡衣。裴蕾的美丽是不能否认的，至于演技，再过几年我自信会胜过她。今年我十九岁，但妈妈一定要我说是十七。

瞒年龄，多难为情！妈妈却说那怕什么？电影明星的岁数哪里有真的？妈妈还说不但年龄，别的也都是假的。我不大以为然，难道一个电影艺术工作者的私人生活也是在演戏吗？

不要想那么多，起码你现在正在演戏。镜头正对准你，导演一声命令，摄影机便像响尾蛇一样“噉噉噉……”地开始吞食胶片。

忘记自己正在演戏，为什么不把眼前的情景当作真实故事？我的姐姐为了负担家庭不得不过夜生活，酒



醉，迟起；我，一个读中学的女孩子看见姐姐的富贵朋友到来，应该怎样把姐姐叫醒？

摄影棚里的闲杂人今天虽然不多，但在场的人都在注意我，经验帮助我镇定情绪，最低限度我不再像两年前初试镜头时那样紧张了。两年中间，除了拍片以外，我上过多次电视，还演过一次舞台剧。

是导演认真，也是节省胶片，每个镜头都要试之再三。同样的动作要重复很多遍，变得机械而刻板。任凭我如何劝告自己，仍然不能忘记在演戏，按照指示一步步去做，但我的心却是空洞的。

导演喊出 Cut 以后，我顿觉一阵轻松，猛喘了口气，才发现妈妈正和场记在一起向我笑咪咪地招手。

外面凉快，为什么挤进蒸笼里来？我跑到妈妈面前去还没有发问，便听见她压低声音说：

“小颜，有个记者要看你。”

“看我作什么？”

妈妈拉住我的手捏了一下，睨视的眼神足以表示在责骂我是傻瓜。转身离开这场布景时，她望了望忙于赶接特写镜头的裴蕾，我忽然明白了妈妈的心机。

化装室门外，树荫下坐着几个人。二十个工作日的内景已进行了一半，戏轻的角色有时为了一个镜头要等待一天，枯候的过程只有聊天。起初我最怕参加那段老资格的聊天阵容，固然他们的谈话非常风趣，而且渊博得很，只是有时发出几个不堪入耳的口头禅或者低下的辱骂令人无法忍耐。像裴蕾虽然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大牌红星，却很能适应环境，即令再猥亵的言语她听了也会



面不改色，甚至学骂两句，而且表情得意，实在使我惊奇。当我把我的痛苦感想向妈妈表白时，她却淡然视之：

“装作没有听见好了。每种职业有每种职业的缺点，时间久了就会习惯。”

我不能不信服妈妈的话，从幼年开始，我便认为妈妈和爸爸一样伟大。尤其这几年，妈妈的才能甚至胜过爸爸。不过这样说似乎有欠公平，因为爸爸曾经遭遇到撞车的不幸，我常常觉得爸爸像一株被移种在阴暗墙角的植物，眼看着毫无生机的垂萎下去，我怜悯爸爸，却又无能为力。

妈妈毕竟是护理出身，一举一动都在照顾别人。妈妈的言语很像她使用的注射器，常常一针见效，把话说到别人心坎里去。

一个瘦长的年轻人站了起来，妈妈早已笑容相迎。妈妈的笑容被公认为可爱，虽然眼角有一大把鱼尾纹。黄小呆就对我说过：“你妈妈的笑呀，冬天像烤火，夏天像吃冰。”这种话自然有点夸张，但出于像黄小呆这样的谐星口中，却恰如其分。

那个年轻人注视着我，同时向前走了两步，正想开口，妈妈已拍着我的肩膀介绍说：

“这是《今日新闻》的姚先生。”

“我叫姚吾独。”

接过来他的名片，我的目光由他的姓名转到“《今日新闻》实习记者”几个字时，听见他问：“这位就是‘焦点’的女主角裴蕾小姐吧？”

我一惊，羞窘交加地抬起头望妈妈，而妈妈却很坦



然，原来她并没有弄错。

“不是，她是朱颜。”

现在不止我羞窘了，姚吾独突然不安地脸红起来。他支吾着说了句“对不起”，好像自己的过失大得无法弥补似的，妈妈却轻笑着，以亲切的态度低声说：

“你大概很少看国片，所以不认识明星。”

“妈妈。”我暗暗拉了妈妈一下，妈妈没有允许我说话。

“女主角还有戏，朱颜是第二女主角，”妈妈说罢，又转向我：“你们谈谈最好不过。”

2

妈妈真有办法，又借了车来接我。

“晚上还要参加服装表演，我怕来不及，才打电话问干爸借的车。”

即使妈妈不解释，我也知道车是颜尔淳的，颜尔淳实在是个有求必应的好人，就因为他太好了，他的可亲反而使我怀着戒心。

“何必又麻烦别人呢？”我微微不悦地说：“我们可以坐巴士。”

“干爸又不是外人，他很乐意帮助我们。”

我不乐意。颜尔淳帮助我们这话不假，但是我们并不感激他。外婆有微词，爸爸虽然不说什么，脸色却阴沉可怕。

妈妈顾虑到前座的姚吾独了，于是温婉地对他说：

“姚先生别笑，朱颜她年纪轻，不懂事，以后要请你多指教呀！”



我鼓着嘴，妈妈这套话我听得好腻！我很反对她这样不分对象的谦虚。过分的客气显得太卑微，那也只限于对待一些长辈。而姚吾独不过是个刚离开学校的实习记者，没有必要把他估高。

姚吾独表情上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，他连声在说“不敢当”，才稍稍为我挽回一部分丧失的自尊。

妈妈的人缘建立在她那种逢人便不辞辛苦的攀谈上。她以少议论别人而多表示关心来赢得别人的好感。固然我不赞成她的手段，但我很能谅解她的一份苦心。

由摄影厂到市区的途中，妈妈一直和姚吾独问问答答，其间半数以我作为题目，好像刚才那段时间并没有谈完似的。我知道姚吾独几次都在注意我，但我故意把脸调向外面，趁他不备时我才打量他一眼，我发现他的嘴唇很丰厚，耳轮却很单薄。妈说我年轻不懂事，我看他那份拘谨的态度还不如我。

“姚先生府上住哪里？先送你回家。”

“不，我就在火车站下来好了，我不回去。”

“那怎么可以？这么热的天，不能让你跑路。你是不是去报馆？”

“不用了，真的，免得耽误你们的时间。”

“没有关系，现在还早，今天她的戏少，要不然也不能回来。”妈妈接着问姚吾独：“晚上在圆山饭店的服装表演，你们报馆有没有人去？”

“我还不知道，我要先把特写赶好。”

“这很重要。”妈妈一本正经，我听了却有点难为情。

妈妈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事来，顺手把皮包打开取出



一个厚厚的封套，里面全是我的签名照。我正打算提醒她已经给过姚吾独照片了，却见她一面挑选着，一面说：

“我看还是这张好，多带去两张吧！你不是说你们学校还有一个周刊可以写篇介绍吗？”

姚吾独频频答应着好。如果谁想拒绝妈妈，那真需要一番本领。

姚吾独下车时，妈妈还在表示热心：“特写登出来别忘了给我们一份。”

我望了望那家报馆，车驶行后，还有点不以为然：“《今日新闻》又不是什么大报，姓姚的又是个实习记者，何必下那么多功夫？”

妈妈拍拍我的手，微微一笑，头靠在后座上，好像很乏累似的闭上眼睛。

随着车的颤动，妈妈的眼皮也在微微颤抖，那抹斜阳的光辉使她脸上的皱纹特别明显，两颊隐隐露出点点黑斑，下颌的肌肉垮着，鬓角那根已拔掉的白发又顽固地探出头来。我默默观察着静止的妈妈，心里泛起一阵前所未有的怜悯，这种怜悯是我常对爸爸怀着的感情，虽然爸爸并不需要别人怜悯他。

我的视线由妈妈的面部下移，落在她的微微突起的腹部。看妈妈当年的照片，穿着白制服，戴着护士帽，那张不能算美的脸却有两分俊俏，妈妈的身材不高，但浑身很挺匀。只是到了中年，已失去青春的那股吸引力，肌肉已逐渐形成三围不分的松弛。

尽管如此，妈妈作客时，做好头发，束好腰身，薄



施脂粉，看起来还相当年轻。

而今天情形不同，从上午陪我到现在，虽然她无须乎在摄影镜头前面紧张，但一直忙些琐碎的事情，为我熨戏服；注意我的化装；提醒我很多被忽略的小地方。更为我维持公共关系，像姚吾独这种情形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却没有人说闲话，一方面裴蕾身为大牌，脾气太坏，另一方面妈妈对每一个人都谦虚有礼，成全我谁不乐意？

车开进陋巷，我立刻感到气闷，巷道窄，房舍杂，巷里住好多家。穷人真能繁殖，到处都是孩子，车还没有停便一拥而上，嬉笑着跟随车奔跑，“朱颜”的喊叫声此起彼落，有几个粗野的下流胚骂着脏字好难听！我的脸冷冷的，毫无表情。我讨厌这条陋巷，有朝一日我能赚大钱，第一要改善生活环境。

妈妈和我不同，以温暖的笑颜对待所有的孩童。妈妈的笑容很有功用，下流胚禁声退后了，有熟识的孩子热心发问：“朱妈妈，‘焦点’什么时候才演？”

“快了！上演的时候我请你们看。”

妈妈每天所说的好听言语太多，不一定都能兑现，但在当时却能激起别人的好感。

“朱颜的照片给我们一张好不好？”

“我也要。”

“现在没有，过几天吧！”

我头也不回便跑进去，留下妈妈在门外敷衍那批小鬼头。我听见她很客气地打发颜尔淳的司机去吃饭。

“雅姗，回来啦？小颜。”

外婆喊着从厨房出来，我嗯了一声，走进自己房里。



我住的这间小房是前年搭出来的，妈妈常埋怨孩子越来越大，使房子越来越小，不是没有道理。过去我和外婆及朱频住一间，朱显住在爸爸妈妈那间房，在我开始赚钱以后，由于生活习惯不同，妈妈特别为我另搭一间房，固然令我欣喜，只是我觉得她不应该搬到我原来那间房里，虽然她说爸爸需要静养才分房的。为了使爸爸清静，连朱显也在客厅打地铺。其实爸爸并没有病，只不过几年前在一次撞车中变成残疾。

“小颜，先洗个澡，洗个澡会凉快得多。”

妈妈进来时，我正在换一件穿着很舒服的旧衣服。

“洗过澡吃饭，八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圆山饭店。”

妈妈现在虽然已不再担任护士工作，但她那谆谆叮咛的细心犹如护士在看顾病人按时服药。

“别洗冷水，拿暖瓶去洗吧！冷水激热汗，会感冒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我这样答应着，却往洗澡房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
妈妈本来一直跟在我身后，这时却站住不动了。我没有回头，虽然我背上没有长眼睛，但我知道她的脸色不大好看。

同时我知道爸爸的脸色也不好看，不过我看不见他的表情。房里没有开灯，我能隐约辨出爸爸正面对着窗，呆呆坐在昏暗中。窗对着后面的小院，小院里有棵榕树，浓密的枝叶垂挂着白须，即使在白天也没有什么可看的，天色转黑以后，更是阴沉沉的一大片，而爸爸能够常常陷进那张旧藤椅里，一看就是半天。

“爸爸。”

我轻轻喊了一声，尽力小心不惊扰他的梦。他确实



像在做梦，虽然他睁着眼睛，但他的身体完全静止着，像是灵魂已出了窍。

爸爸不会听不见我的呼唤声，不过他没有答应。但他也有他的表情，他的身体蠕动着，同时低沉地清了一下喉咙，他没有回头看我，却在看他旁边，我顺着他的注意力望见倒在地上的拐杖。我急忙跑过去将拐杖拾起，交在他手里。我试图搀扶他，他及时作了个手势示意。我向后退了一步，这时我可以整个望见他的面部，就在最初那一瞥，我的目光抓住了留在他脸上一团浓重的郁悒。那不是普通的郁悒，像被至深的痛苦压迫着。爸爸的遭遇固然不幸，但世上有的是不幸者，我见过不少手脚残缺而能愉快地活下去的人，爸爸却不能。

爸爸挣扎着更换一个坐态，我知道他打算利用这个动作把郁悒摆脱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

爸爸向我说话时，又清了清喉咙，再清也没有用。我常觉得爸爸的声音如同一把久不使用而生锈的锁，因为我记得过去他的声音不像这样黯哑低沉。过去他也没有多言的习惯，但他并不惜言如金，只因那次撞车，使他改变了一切，他的心已随同那只左腿死去了，虽然他的人还活着。

“我的戏少，今天轮不到拍我的镜头了。妈向导演请了假，妈说参加服装表演是一种宣传，宣传明星，也就等于宣传这部电影。导演听了乐得让我早一点回家。”

爸爸的沉默并不能禁止我说话。从幼年开始，我便喜欢和爸爸说话，固然我尊敬外婆，尊敬妈妈，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属于爸爸。也许是我的弟弟和妹妹接踵出世



的关系，分夺去妈妈和外婆对我的注意力，我在孤独无依中自然向爸爸求援，爸爸将感情满注在我身上也同样自然。

尽管爸爸从那次意外事件以后整个的人已有改变，但是早年的感情基础仍然坚固，在这个家庭里我仍然最爱爸爸，而且怜悯他。

从事于影剧生涯这两年，无论我如何忙累，回到家里以后，我便找他谈上半天。小时候，总是我提出问题，爸爸解答，现在爸爸不说什么，任我自由言论。我多半向他叙述我的见闻，有时候我谈得太多而他一直沉默着也会使我很寂寞，第一我得不到他的反应，第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听。

对于爸爸的态度我已经渐渐习惯了，我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探病者，尽量向他表现我对他的关心。除了我，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关心爸爸了，这几年他已与过去的亲友隔离了，在家里他也势若孤立，妹妹弟弟对他敬而远之，外婆忙家事，妈妈本来应聘于一个私人诊所，为了陪伴我才辞去了工作。

“小颜呀，水倒好了，快点。”

直到我坐在浴盆里以后，才发觉妈妈催我洗澡是对的。频频把水泼在脊背上，一天的劳累顿然减去不少，而且我感到天气也不像适才那样热了。

在洗澡房的片刻时间，我一直在惦记着爸爸。本来我要替他开灯，但被他拒绝了。想到他独自沉陷在黑暗里，我的心便一阵忧戚。也许我的挂虑很多余，妈妈现在已经到爸爸房里了，以妈妈在职业上多年训练的体贴



和细心来照顾爸爸，那实在最好不过。

只是妈妈哪里有时间理会爸爸？隔着单薄的墙壁，我听见她在外边不停走动，我知道她正帮助外婆弄晚饭。端盘端碗，她的动作又稳又轻，我多么希望她对爸爸这样殷勤。

“小频，来添添饭好不好？一天只知道弄你的邮票。”

妈妈责备起人来也是和声柔气的。我知趣地加急动作，我可以猜想到朱频鼓着嘴慢吞吞地遵行妈妈的命令。朱频有个脾气，最爱嘟嘟囔囔埋天怨地，我已经被妹妹和弟弟看作特权阶级，对于我的被优待，他们都不服气，虽然妈妈常向他们解释：“姐姐那么辛苦，还不是为了赚钱供养你们。”也不收效，照例对我的处境暗怀妒嫉。其实我并不愿意妈妈说这种话，我不怕妹妹弟弟起反感，却怕爸爸。爸爸这几年没有做事情，我很担心任何属于金钱方面的问题都会损伤他的自尊。

从洗澡间走出来时，我果然望见朱频鼓着嘴，一面慢吞吞地添饭，一面嚷为什么总让她添饭，不让朱显添？有一次我听见朱频对同学埋怨，最好做老大，否则就做老么，千万不要做夹在中间的受气包。

我走过去对朱频说，我那里有几张马来亚的邮票，问她要不要？她果然点头笑了，并且问我是不是影迷寄来的？我回答是。实际上那不是我的影迷。裴蕾在拆信时我向她要的。我以前演过的两部影片固然正在海外上演，但我位居不重要的配角，没有什么人对我有写信的兴趣，不过也有人写信来讨照片，都限于当地的影迷。大凡影迷都是些十来岁的女学生，在这种年龄感情最丰



富，必须找事情做。从他们的来信中可以看出那股热诚，虽然有的笔迹幼稚，文词不通，妈妈很宝贵影迷的来信，常常对我说：“明星若想成名，一定要有观众，别看轻影迷，你可以靠他们打倒裴蕾。”我告诉妈妈，我不要打倒谁，结果赢来她的责骂：“傻瓜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呀！你不挤垮别人，你就爬不上去。”妈妈有很多奇怪的论调，譬如她说：“人都是自私的，有的表面很正派，其实全是假仁假义。”我听了大不以为然，便反问她一句怎么知道的？

她说：“我遇见的人多了。我十七岁进医院工作，二十岁结婚，中间这三年什么人没有见过？”妈妈的阅历给了她做人的技巧，不过我觉得她不应该一网打尽，我说：“爸爸就不假仁假义。”妈妈默然了。每逢提起爸爸，她便默然，以前她并不这样，我不记得她从何时改变的了。人总是会改变的。爸爸的改变更大。不过妈妈的沉默是一时的，接着她点着头低声说：“你爸爸是真的正派。”

可是他竟那么不幸，我怅然地向爸爸房里瞥了一眼，还没有开灯。我正想走过去，妈妈已从厨房出来。

“你还不吃饭，小颜。”

“爸爸呢？”

“他在房里吃。”

爸爸在房里吃并不希奇，最初由于行动不便，以后性情逐渐趋于怪僻，甘愿孤独。

妈妈把饭和菜用碗分配好，我正打算站起来，她对我做了个手势，然后对妹妹说：

“小频，给爸爸送去。”



小频慢慢放下筷子，嘴里有饭菜，无法嘟起来，但可以用言语表示反感：

“为什么不让姐姐去？爸爸谁都不愿意理，就理她。”

“好了！”妈妈轻叹一声：“做一点事情，那么多废话。”

如果不是妈妈叹息着在抹额头的汗星，我真有点不谅解她。我觉得最好由她来服侍爸爸。看情形她从进了家门还没有和爸爸打照面。妈妈一向懂得体贴，可能是日久天长才对爸爸无形中疏忽的。不过一部分责任应该由我负起，妈妈已把整个的精神与时间都投资在我身上，哪里有心情照顾爸爸？

用“投资”这两个字并不过分，妈妈所做的一切，都为着我能成名。她在饭桌上一再看表，最后才忍不住催促我：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，早点到，记者可以多拍几张照片。”

3

闪烁的镁光灯刺花了我的眼睛，观众的目光令我羞涩。但我必须面带着笑容，莲步款款，手指如花瓣。我穿的是一套红白相间的海滩装，我虽然平视，仍旧可以感到多少人盯着我赤裸的大腿在看。最初我很不习惯，而妈妈却说：“这是艺术，怕什么？”为了艺术，必须忘记自我。妈妈正守在后台，今晚我有六套服装要换。

五个模特儿，有两个就读于家政学校，其他两个也是业余的。时装设计是国内新兴行业的一种，渐渐引起一般人的注意。主持这次服装表演的是一个女设计家，和妈妈认识。妈妈的结交很广阔，最初替她打补针，然